



【落英缤纷】

枕得虫声透梦乡

□高祥

在竹泉村，我是枕着虫声入眠的。

竹林石径，清泉流水，石墙老屋，小院柴扉，场圃桑麻……走在竹泉村，仿佛走进了历史深处：似乎这村落，千百年来一直日入而息；这泉水，一直流淌着不变的时光。

晚上住在村里的院落。推开柴门，青草竹篱，杂石砌地，一片花树掩映中豁然开朗；暮光四合，灯火透窗，开门入室，室内沙发地板，桌椅茶几，一应现代的陈设。

在历史的村落中穿越得累了，洗掉一路风尘上床，溽夏的喧闹褪去，身静心静，留白出一窗的虫声。

先是蟋蟀“促织”，由远及近，由少集多，逐渐汇聚成一场你争我赶的麦霸争夺赛；然后是金钟儿弹琴，清脆洪亮，韵致悠扬；再后来金铃子加入乐队，“丁零零零”，摇铃浅唱，温婉绵长；就连蟋蟀也来凑热闹，躲在草根下哀伤幽怨，低歌缠绵……

听着这房前屋后的虫声，恍惚间又回到了几时的村庄。

那时候，整个村子都是被声音环绕的。早晨被鸡鸣唤醒，大人们都从地里劳作回来了，狗子在追逐吠叫，牛羊在呼朋引伴，池边蛙鸣，林中蝉噪，在酷暑中更添几分燥热。中午阳光直射，四野生烟，田地里蝈蝈叫得正欢，循着声音赶去，叫声突然停住，屏气静立片刻，蝈蝈又挺身长鸣，“括括括括”，激越响亮，撞得耳鼓砰砰作响。下午几个同伴去粘知了，嚼一口麦粒，将面筋粘在长竹竿顶端，对着酣唱的蝉声悄悄把竹竿抵过去，手腕轻抖，被粘住的知了就会扑棱着翅膀“吱吱”大叫，惊得附近的知了们噤声闭口，鸦雀无声。傍晚夕阳西下，炊烟四起，赶着鸡鸭进窝，满院子鸡飞狗跳，混合着左邻右舍孩子们的打闹和父母喊吃晚饭的呼唤——此时低矮的屋门前，往往聚拢来一群蚊蠓，团团飞舞、阵阵嗡鸣。

只有到了晚上，酷热和喧响才会被虫声替代。伴着虫鸣，扛着麦秸席到大街上或者场院里乘凉，大人们执一把蒲扇聚坐拉呱，孩子们躺在席子上听奇闻怪谈，直到更深夜重，四面被虫声占据……

其中，最嘈杂的，是蚰蚰，短声急促，彼此争鸣，一声紧似一声；最落寞的，是蟋蟀，长腔独吟，哀婉凄切，低沉悠长；中间混杂着油葫芦的引吭高歌，金钟儿的金玉振，银铃子的浅吟低唱，纺织娘的音高韵长。有时一虫独鸣，有时群虫应答，有时

叫声稀疏，有时虫声密集，远近高低，此起彼伏，汇聚成一首天籁般的摇篮曲，或者一场盛大的音乐会……

这些虫声，曾经多少次伴我入眠啊！在儿时的村头，在村前的场院，在暑夜的虫声里，忘不了听完鬼怪故事的惊悚，蜷缩在娘身旁，在她的轻抚中慢慢进入梦乡；忘不了一觉醒来，月色清朗，虫声满耳，娘仍然坐在席边为我摇着蒲扇驱蚊；忘不了月沉西天，娘一手抱着席子一手牵着睡眼惺忪的我深夜回家，一路虫声相随……

这些虫声，镌刻在记忆里几十年了。几十年来，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慢慢长大，从山村走进城市，从校园踏入社会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工作越来越忙，身边的虫声也听得越来越少。再后来，终日困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，像陀螺一样身不由己地旋转、奔忙，入眼是车水马龙、人流如织，入耳是发动机的轰鸣，想听虫声而不可得。偶尔回到家乡，村子里人越来越少，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家锁门闭户，成了空房；曾经响满村庄的虫声，也几乎听不到了——村人们说，到处打农药打的，连蚂蚱都不多见了。

而娘，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。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站在装满记忆的街巷里，老一辈人熟悉的呼唤没了，曾经穿街逐巷的熟悉的身影没了……似曾相识的院落前，找不见旧日进出的蹊径——儿时的故乡，成了永远回不去的梦乡。

只是在记忆深处，故乡的虫声还在阵阵涌鸣，敲醒每一扇忙碌麻木的心扉，抚慰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。恍如这竹泉村的夜晚，这声声虫唱，在记忆里、在草丛中回荡，汇成一首乡愁咏叹调，不经意间透进游子的梦乡……

一觉直到清晨。伴着虫声醒来，一开门，一院子的虫声戛然而止。沿着石墙走过，草树葳蕤，却看不见这些弹琴唱歌的精灵，也许它们都隐入梦乡了。

院外脚步声又多了起来，浸了一夜虫声的村子又苏醒了。听着竹声阵阵，看着泉水潺潺，我想，如果乡愁有颜色，这眼前的景色一定是标准色；如果乡愁有声音，那虫声必定是它的主声调……

岁月是一面回音壁，短短的人生就像流星一闪而过，来不及留下什么回响。好在有虫声在。它们在历史上、在记忆里、在草丛中回荡，汇成一首乡愁咏叹调，不经意间透进游子的梦乡……

【岁月留痕】

第一次见汽车

□侯家斌

1965年，我八岁。那年冬季，解放军拉练进驻我们村，让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。

拉练队伍是一个汽车连，有十几辆解放牌汽车，整整齐齐地排在村外的打谷场上。由于我们这些农村娃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汽车，都感觉很稀奇，就围着汽车前后左右看个不停，还不时地用手摸摸车身，有时还感到汽车的前引擎盖子上有电，头发麻的感觉。

在稀奇的汽车周围来回奔跑着，打闹着，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，特别尽兴。解放军叔叔也故意跟我们这些小孩子开玩笑，冷不丁猛按一下喇叭，把我们吓得惊慌失措，狂奔乱跑。看到我们那种狼狈的样子，解放军叔叔们也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等熟悉了汽车以后，我们的胆子也大了，就开始拉车门和拍打汽车的引擎盖。解放军叔叔看到我们好奇，就轮流把我们抱进驾驶室，给我们讲解各种仪表和手柄的用途，给我们讲解方向盘、手刹、脚刹、挂挡、摘挡、油门如何使用，让我们学到了不少有关汽车的知识。

那时的汽车发动的时候，是靠手摇打火的。每当发动汽车时，只见司机叔叔手拿一根摇把子，插进前面保险杠的孔洞里，然后用力转动摇把子，等发动机转起来以后，再抽出摇把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十几名小朋友，就站在汽车前面，一边拍着巴掌，跳着高高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口号，为司机叔叔加油鼓劲。没有足够的力气和娴熟的技巧，很难把汽车发动起来。

每天傍晚，司机叔叔要放掉汽

车水箱里面的水，以免夜晚结冰冻裂水箱；第二天发动时，再加上热水。那时，我家做饭用的是“自来风”，我家也是我们村第一户拥有“自来风”锅灶的家庭。解放军叔叔的连部，又正好设在我家的两间西屋里。我爷爷就向解放军连长和指导员建议：每天早晨发动汽车烧水，可用我家的“自来风”烧水，省力省劲。可连长和指导员就是没有同意，总是让炊事班的叔叔一大早就在村外支起的临时锅灶里烧水，没有一次利用我家的“自来风”。连长还亲切地跟我爷爷说：我们拉练住在村里，就已经给乡亲们添麻烦了，怎么能再为了这种事，占你们的便宜，给你们增添麻烦呢！解放军叔叔的言行，我爷爷大加赞赏。解放军叔叔的这种鱼水情深的言行，也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解放军叔叔拉练住我们村期间，还利用拉练的空闲时间，帮生产队干农活。那年冬天，解放军的连长和指导员看到我们村里的牲口棚四周、场院里、街道上堆放了几百方的土杂肥。他们就利用拉练的空闲时间，连续3天用汽车把我们村里的土杂肥全部运到地里，把我们村的村头巷尾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受到村民的称赞。

解放军叔叔拉练在我们村住了十几天，让我们村里的几百名群众见到了大世面，也大饱了眼福，更建立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感情。

现在，各种各样的汽车随处可见，人们对汽车的发动机和喇叭声也习以为常，再也感觉不到稀奇和陌生了。可我对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汽车的情形和感受，仍然记忆犹新。

(本文作者系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平阴县档案馆荣誉馆员。)

【生活小景】

“凉拌”夏日

□任蓉华

去菜市场闲逛，只是看着鲜嫩嫩、绿油油的蔬菜一排排摆在摊位上，就让我倍感夏日的惬意。称三五个西红柿，装两根胡萝卜，拿一小把香葱，在挑挑拣拣之中，我享受着一个个家庭主妇的市井乐趣。

无意间，我发现了一种自己之前未见过的绿叶蔬菜，摊主兴致勃勃地说：“这是田七苗，凉拌一下，不但好吃爽口，还有去火消毒的功效，快买点回家尝尝吧！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的味蕾顿时不安分起来，以前只知道田七是一味中药，把它当菜吃，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呢，立马买了一小兜儿。

回到家，我按照摊主传授的方法，将田七苗洗净切段，在烧开的水中滴入几滴花生油，放上一小勺盐，关火后将田七苗倒入，利用余温将其烫熟。田七苗很嫩，必须开水关火烫熟，否则会焯老，影响口感；而添入少许的油和盐，则有利于绿叶蔬菜的色泽保鲜。趁这段时间，我剥了几瓣蒜，捣成蒜泥备用，又切了一点细细的胡萝卜丝。三五分钟后，将田七苗从开水中捞出，过一遍凉水，沥干水分，装盘加上适量盐、蒜泥、胡萝卜丝、芝麻、白醋、芝麻油等，调匀即可食用。

老公举箸不放，大加赞赏，说：“好久没吃过这么清爽的菜了！”也

难怪，田七的叶子口感脆滑，略带一缕淡淡的中药清香，吃进嘴里，确实有一股清清爽爽的感觉。

在我的夏日凉拌食谱里，田七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，黄花菜才是拿手好戏。黄花菜，这种菜市场常见的菜品，其实属于百合科萱草属植物。没错，正是《诗经》里象征“忘忧”的萱草。与同科的兄弟姐妹相比，黄花菜虽非雍容华贵，倒也“小家碧玉”般美丽动人。形似“金针”，味鲜质嫩，更何况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胡萝卜素、氨基酸等人体所必须的营养。另外，它性味甘凉，具有止血、消炎、清热、利湿、消食、明目、安神等功效，可谓颜值与实力俱佳。

凉拌“萱草”，操作起来极为简单，先剪去黄花菜的硬梗，用水清洗浸泡5分钟，再烧开水稍微焯一下。鲜黄花菜中含一种“秋水仙碱”的物质，有一定的毒性，只有经过高温，有毒物质才可减弱或消失。接下来，用漏勺捞起滤干水分，倒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葱花、食盐、鸡精和麻油，搅拌均匀，装入盘中。凭个人口味，再淋上适量的辣椒油，即大功告成。

家常凉拌，食材虽然朴实无华，但入口清爽的感觉，瞬间冲淡炎炎夏日里的溽热，带来一丝惬意、一缕清凉，让温馨弥漫在家的每一个角落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山东省阳谷县某包装公司。)